



油船阿普斯号

群众出版社

油船“图阿普斯”號

維·卡 里 宁 著
特·庫茲涅佐夫
史 企 曾 譯

群 众 出 版 社

1959.4

內 容 介 紹

全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了进行冷战，反苏反共，竟于1954年6月23日唆使其走狗蒋介石匪帮对开往上海的苏联油船“图阿普斯”号进行袭击，并把船員們劫往台湾島上。被劫的船員受尽百般的折磨和虐待，但这些在苏联共产党教育出来的英雄們并没有屈服，他們进行了頑强、坚毅的斗争，终于返回自己祖国的怀抱。他們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偉大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作者是这次事件的亲身遭遇者，故事写得很真实动人。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東長安街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經安印刷厂印刷·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总)99(文)68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張5 $\frac{1}{2}$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116千字 印数00001—22500册

定价(4)0.41元

作 者 的 話

在这些回忆往事的札記中，我們想談的是一些根本沒有想到也沒有准备建立功勳的平凡的苏联海員，如何保卫了他們自己的苏維埃人称号的权利。

国民党海盜在台灣島的刑訊室里把我們拘留了十三个月另三天。直到我們二十九个海員在苏联政府的努力下获得自由以后，对于当时感到神秘莫测的許多情况才逐漸明确起来。我們这批面黃肌瘦、病容滿面、头发蒼白的人从乘飞机的时候起就已經开始逐日逐步地考虑和回忆被俘中的各种事件了。

由于本文的作者——油船船长和助理大副——当时几乎被隔离了整整一年多，因此我們决定按時間的顺序，用第三人称来敘述我們自己的事，以便讀者更容易了解事件的过程。

我們船員中有一部分人——二十多个海員●——目前还被蔣介石匪帮非法扣留着，受着折磨。因此在我們已成为过去的东西，對他們說来仍然是目前的现实。我們不会忘記他們，并且确信真理一定会胜利，他們也一定会象我們一样，重見祖國的藍天。

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想創作一部文艺作品，只不过想談談我們在中国南海遭遇到的以及被蔣介石匪帮俘虏时所經歷的真情实事而已。

●本書原著出版后，又有四个船員經過美国返回苏联。

目 录

拦劫.....	(1)
“反抗是沒用的”	(10)
党的決議	(13)
第一次絕食	(21)
斗争的考驗	(28)
“你們是我們的貴賓”	(33)
坚持·巴甫連科!	(43)
审問开始了	(52)
在索科洛夫先生那兒作客	(62)
撒謊, “索科洛夫先生”	(71)
单人囚室	(80)
密斯脫李一韓的“特殊方法”	(86)
“螺栓”	(103)
同志們和你在一起	(116)
回忆	(128)
又在一起了	(140)
只有前进	(152)

拦劫

在那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全体船员的感情和思想情况如何，现在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揣测。但有一点却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在这次事件发生前的一分钟，甚至一秒钟，“图阿普斯”号上的四十九个船员当中，没有一个会想到有灾难。一切都是这样突然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1954年6月23日晚上，正当二副巴维尔·卡尔包维奇·高洛培茨值班。大约夜间三点钟左右，他发现了危险临头的初步征兆。在漆黑的天空里，听见了一阵模糊的嗡嗡声。这种嗡嗡声逐渐由远而近。但因为刚离开新嘉坡时，曾有一架美国式飞机在油船上空纠缠不已地盘旋着，因此高洛培茨对它并没有特别注意。

“在盯梢。他们真有兴趣呢……”他似乎这样想了想。
“哼，见他妈的鬼！”

船员们都还在睡觉。高洛培茨的心情好极了。由敖德萨到这里，到中国南海，这一段遥远的航程都已经走过了，前面只有几天的路程就到人民中国——航行的目的地了；和“图阿普斯”号油船展开竞赛的“巴统”号和“列宁格勒”号油船都落后了，还在印度洋的某处。

二副是一个矜持沉着、十分坚定的人，直到一艘军舰接近“图阿普斯”号以后，他才把船长喊起来。从暗中辨认，可能是一艘驱逐舰。它还没有表示出明显的敌意，但是高洛培茨觉得也许要有船长亲自在场才行。过了几分钟，大副鲍里

斯·阿历克山德洛維奇·梅尔庫洛夫也被叫到甲板上来了。接着值班水手又叫醒了助理大副。

“政治协理員同志，船长請你到艦桥上去。”

船的四周密布着一片热带夜晚悶热的雾气。眼睛乍到黑暗中还不习惯。政治协理員看了看表：夜光針正指着三点三十分。

“怎么回事，維泰利·阿尔卡捷耶維奇？”他問船长。

“你瞧！”船长叫他轉过来看看左舷。

这时驅逐艦上发出了灯光通信。閃爍的信号灯刚一熄灭，油船無線电台台长就送来了一分电报。来历不明的軍艦要詢問船名、旗帜、航行目的港。

“回答，”船长命令道：“油船‘图阿普斯’号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去上海。”

信号灯在暗中重又閃爍起来：

“停船，船长带着运貨单上軍艦来。”

站在艦桥上的人相互交換了一下眼色。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油船航行在公海上，这一点毫無問題，誰都知道。也許这兒正在举行什么演习罢？以前船长航行时，也常常在英吉利海峡和其他地区駛入演习地带。有时你会收到这样的信号：請向旁边轉二十度。那时你就得服从：因为也許一艘潜水艇会浮到水面上来，本来什么都看不見呀。但是現在这样的情况他却从来没有碰見過。不，这里有点不同，大有問題……。

船长卡里宁断然拒絕执行軍艦的非法要求。

当油船发出灯光通信的时候，值班水手喚醒了第二無線电报报务員鮑尔东諾夫，朝他房艙的門喊：“米沙！到船长

那兒去！”米沙象个皮球似地滾下了床，套上熨平的褲子（褲子象平常一样折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上），穿好衬衫和鞋子，并且也沒有忘記梳头（这是他沿着船梯跑上去的时候边走边梳的），一分鐘以后，他已在無線电收发报室里了。他什么也不問，就坐上了自己的位子。这位身材匀称的壯士帶着一付郑重其事的样子，他那翘鼻子的臉上流露着泰然自若的神情，使船长消除了忧虑。不，这里面显然有些誤会：归根到底不过是檢查运貨单罢了；貨物符合記錄，船員符合职守。檢查以后，我們就可以按自己的方向航行了。

当时还不相信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

这时天快亮了。海面上黑沉沉的霧气开始散去，在魚肚色的晨曦中显出了軍艦的黑色輪廓。左舷果真有一艘驅逐艦，右舷还有一艘美国式的三級炮艦。它們迅速地駛近油船。驅逐艦重新打起了灯光信号：

“船长帶着运貨单立刻上軍艦。否則开火射击。”

看来，不能不相信有了糟糕的事情了。

“图阿普斯”号的信号灯发出灯光通信，坚决抗議在公海上拦阻商船，同时，船长卡里宁口授了一封发到祖国去的無線电报。

“急电！”他对鮑尔东諾夫說。“发到我国的任何一个港口都行。”

收报机是开着的。米沙又打开了发报机。叫了叫大連●因为大連最近。大連沒有回答。試了試海參崴，听不清楚。“幸亏是夜里”米沙想。“要是白天那就簡直联系不上了。”但

●当时苏軍尚未撤出大連。

是現在沒有時間來考慮在這熱帶干擾無線電波的海氏層和電離層了。他換接了另一個波長，立刻就听到了敖德薩的呼号；敖德薩和莫斯科在通話。米沙·鮑爾東諾夫就叫了莫斯科：這是最穩當的辦法了。

发出了莫斯科的呼号和油船呼号，又发出縮写電碼：“ШТУ,”表示“我有一封發給你們的無線電報”。又加了一句：“МЛН,”表示“急電！”又加上一句：“ШКА,”表示“你聽見我嗎？”于是莫斯科立刻停止了敖德薩的通話，米沙聽見一個熟悉的声音：“ГА,”表示“我在收聽你的電報，請發罷。”這段通話一共才用了幾秒鐘的時間。

米沙按响了電鍵：

“北緯19度55分，東經120度23分，有幾艘軍艦要求我們停止航行，並以開火相威脅。請注意我的報告。船長卡里寧。”

當時遙遠的莫斯科回電說：油船“圖阿普斯”號的電報已經收到了。過了一年半以後，米沙在莫斯科時，才見到當時收這封電報的報務員，他叫蓋奧爾吉·魏西尼亞柯夫，他和米沙同年，也熱愛自己的工作。魏西尼亞柯夫接到電報後，過了幾分鐘，就向由西方追趕“圖阿普斯”號的“巴統”號和“列寧格勒”號以及由東方往這一地區航行的“阿普舍龍”號油船發出無線電報，告訴它們立刻回航。因此這些油船才避免了危險……不過這些情況米沙是在一年以後才知道的。當時他在記錄簿上用他那均勻渾圓的筆跡登記了電報號碼、字數及回電。就在這時傳來了第一陣排炮聲。

站在“圖阿普斯”號的艦橋上，對浪花飛濺的海洋看得非常清楚。炮彈過近，沒有命中。

油船仍按原方向繼續航行。水手依凡·巴甫連科站在船舵后面。他在想什么呢？就是問他，他也未必会回答你，他在船上是最不爱說話的人，两三百字的問話他只用两三个字来回答。他默默無言地挺立在船舵后面，眼望着前方，駕駛着油船前进。

一天很快就亮了。望遠鏡里已經可以辨別出水平綫上的艦隊：四面八方都出現了軍艦；距离最近的是一艘龐大的巡洋艦。一队噴气式飞机低低地从头上掠过。显然，这是經過充分計劃和縝密准备的行动。但这是些什么人呢？……在驅逐艦和三級砲艦桅杆上飄着几面旗，在晨霧中，旗帜看来象是黑色的。

“海盜，”政治協理員庫茲涅佐夫說。“連旗也是海盜旗。”

“你說对了，”船长放下望遠鏡說。“这是蔣介石匪徒。”

这时又傳來了一陣射击声。砲彈过远仍然沒有命中。要是命中的話……油船上装滿了煤油，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想起来真可怕。

“我認為是拦劫，”船长說。

“图阿普斯”号仍然按原方向行駛……

以后当船长被关在单人囚室里反复回想这一夜所发生的事件时，他曾經自問，在那緊張的瞬間，他所作的決定是否正确呢？是的，他在武力威胁之下被迫讓步。是的，他手無寸鐵，不能同这一群驅逐艦、巡洋艦、轟炸机搏斗。是的，油船面临着复灭的危險：他們会毫不犹豫地击沉“图阿普斯”号的。但是也許應該走宁可复灭也不被拦劫这条路吧？……

当时問題必須由他一人来决定。行使船长的职权命令停航，这是否正确呢？他一再自己回答自己：这是正确的！要知道現在並沒有战争，对于公海上航行的和平商船施加任何暴力都是非法的。他作为一个船长，沒有权利接受这种挑衅。甚至到最后一分鐘，他还怀着希望，希望馬上結束这场野蛮的誤会，檢查了运貨单就放行。要知道他們是沒有权利扣留油船的呀！

驅逐艦船尾的炮塔上又射出了一陣排炮。就在已經停航的油船船头前面升起了一股水柱。接着是一片寂靜，机器停息时的不习惯的寂靜。只有挂艇架的咯吱声划破了这个寂靜——水手們把汽艇放到水面上了。

“你應該留在船上，維泰利·阿尔卡捷耶維奇，”大副梅尔庫洛夫說。多年友誼中，他在船长的名字后面加上父名，这还是第一次。“讓我去。这还不够嗎……”

沒有時間握手了。大副拿了运貨单的文件夹走上小艇，两个水手早在等着他。汽艇勉强离开了油船，逐漸加快速度，向驅逐艦駛去。这时已是清晨四点十五分。

米沙·鮑尔东諾夫登上艦桥就被政治协理員庫茲涅佐夫叫住了：

“你的共青团工作怎么样了？”

“搞得不錯，德米特里·巴甫洛維奇，”报务員早有准备地回答；他是“图阿普斯”号的共青团書記，并以他的模范工作而自豪。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政治协理員說：“采取了措施沒有？”

“什么措施？”

“銷毀文件！”

服裝整潔的米沙這時才注意到政治助理員的奇怪裝束：庫茲涅佐夫穿着船上炊事員的外套，汗衫外面系了一條白圍裙。在那個驚人的夜晚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中，大概沒有比這個更使共青团書記更為吃驚的了。他順着船梯跑下去，沖到中层甲板，進了他的船艙，把團費交納簿，共青团名冊，會議記錄撕得粉碎丟到中國南海的灰色海水里。至于團証，和黨証一樣，在動身远航時，都留在祖國了。

庫茲涅佐夫打發米沙走了以後，就留在艦橋的過道上望着小艇。小艇靠近了驅逐艦。水手抓住纜索，干得干淨利落，泊在軍艦高大的船舷旁邊。鮑里斯·阿列克山德洛維奇凜然不可侵犯地站了起來……但這是怎麼回事？驅逐艦上的甲板艙口突然打開了，跑出來一群全付武裝的士兵。他們陸續跳到小艇上向大副撲去，把他推倒，又把水手們的手都反綁了起來……

“瞧，枷鎖！”一個响亮的孩子氣的聲音叫了起來。

庫茲涅佐夫回過頭去：原來是“圖阿普斯”號油船上最年輕的水手科利亞·菲奧多洛夫扒在旁邊的欄杆上發楞。這是一個整潔、漂亮、藍眼珠的孩子，還不滿十七歲，這是他第一次航行。因此他把鑄在他同志手上的警察手鐐當作枷鎖是不足為奇的；其實他對於神話似的枷鎖也只是聽說過而已，在古代時候，人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是帶着枷鎖的。

大副被拖上了驅逐艦。庫茲涅佐夫目送他到艙口，好像已經預料到將有漫長的十三個月看不見梅爾庫洛夫了，然後踮起腳尖，猛地轉過身來，沿着艦橋的過道向廚房走去。

鉄板爐子已升起了火。六十歲的廚師尼古拉·尼古拉耶

維奇正在爐子前面熊熊爐火的映照里忙着，他的面部表情十分安詳。烹飪本來就是一種和平的工作。政治協理員打圍裙里掏出文件，廚師扒開了面板桌上的一堆干面条，于是就把党的文件藏在面条堆下面了。

小艇滿載着蔣匪海軍陸戰隊來到了油船上。

“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最好在爐子上放點東西。”

“就放些餃子罷，德米特里·巴甫洛維奇，你最喜欢的餃子。”

船上發出了外國話的口令。匪海軍陸戰隊的隊員，有穿短襖的，有穿襯衫的，有穿皮鞋的，有打裹腿的，在甲板上到處亂竄。唯一可以作為制服標記的就是在這些奇形怪狀的服裝上面戴有一頂沒有飄帶的藍色海軍無簷帽。要說還有什麼別的標記，那大概就是挂在每個人胸前的救生圈了。武器也是五花八門的：各式各樣的手槍、手榴彈、自動步槍、馬槍，應有盡有。

一個背有點駝的匪軍官，戴着一頂帽頂高聳的制帽，看來他是指揮這群匪徒的，當他跑上了艦橋時，船長卡里寧竭力保持着鎮靜，問他根據什麼非法侵犯油船。

“你們船上藏着中國人，”匪軍官用不熟練的英語說。

“這簡直是無中生有，”船長反駁着說。“你自己也應當知道這一點。”

“你們裝運軍用物資，”這個蔣介石分子提出新的借口。“航空用的汽油。”

“這也是沒有的事，我們的貨物是點燈用的煤油，完全跟運貨單吻合，你自己也應當相信這一點。”

匪軍官想了想，然後冷笑道：

“这有什么关系，煤油我們台灣也用得着。”

他原来不是一个外交家。

政治协理員庫茲涅佐夫在厨房里等着。船长第一个命令是：“坚持。”電話第二次响了（厨房同艦桥是通話的）：

“坚持！”有一个匪海軍陆战队员听見了電話鈴响，往厨房里探了探头，但是“炊事員”的外表使他放心了。庫茲涅佐夫甚至还假装在尝餃子，但是心爱的食物却难以下嚥。時間过得真慢。庫茲涅佐夫派联络員科利亞·菲奥多洛夫到艦桥上去。他回来傳报道：“坚持！”艦桥上一一直在进行外交談判。最后，二副高洛培茨打来電話：

“情况不好，燒吧！”

只有一秒鐘的光景，文件都扔到爐子里了。这些文件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燒了起来，立刻就化为灰烬了。长时期来一直被看作是集体的生命的这些文件，一下子就燒掉了。前途正吉凶未卜呢。

庫茲涅佐夫跑到艦桥的过道上，这时船上的敌人已有一百多个。第二批匪陆战队也蜂拥地上了船。他們用手枪柄、刺刀、枪托把苏联海員赶到船尾。

政治协理員迎着敌人向船长站立的艦桥奔去。

这一夜最后一次留給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是科利亞·菲奥多洛夫的睜圓的藍眼睛了。这个孩子熟悉“图阿普斯”号油船上的每个角落，他剛剛灵活地閃过了一个国民党匪徒，又把另一个匪徒絆了一交，然后飞也似地冲上了艦桥过道。在他的眼睛里沒有恐惧，也沒有憤怒，只有好奇。

科利亞·菲奥多洛夫对这一切感到有趣。

“反抗是沒有用的”

就这样，在距台灣島南端125海哩、远离祖国海岸的公海上，和平的油船遭到了侵犯。重型武器从海上对准着苏联海員，轟炸机在他們头上轟隆隆地响着，还有成百名匪徒拥塞在油船上。有一点正是海盜的特性：他們沒有共同的目标，每人各有自己一定的目的。他們竄入各个船艙，打开了食品儲藏室，搶走船員的衣服和私人物品，拖出装面粉和糖的口袋，拖走装着罐頭食品、香煙和雪茄煙的箱子。有些匪徒不仅立刻填滿了自己的口袋，而且也塞飽了肚子。他們干脆用手捧油，并且互相拼命地咒罵。

这伙土匪在匪軍官的督促下，逐渐布滿了全船。海員如果拒絕服从，匪徒就动手毆打，成群地冲过去，喀嚓一声，立刻把海員銬上手銬。不，这不是枷鎖，这是二十世紀的最新发明，与枷鎖不同的就是手一动，手銬就紧一扣，直攙得手腕发痛。匪海軍陆战队占領了每个过道、領航室、机器房。無線电收发报室也被占領了。“图阿普斯”号因此就和整个文明世界隔絕了。反抗是不可能的了。

“反抗是沒用的，”那个背有点驼的匪帮头目对船长卡里宁說。“你下命令开船，跟着軍艦上台灣島去。”

“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船长回答他。

和船长并排站着的是政治协理員。不管这是多么奇怪，炊事員的圍裙却做了他上艦桥去的有效通行証：他們放过了去見船长的“厨师”。有几个海員比他还有远見，早已聚集在

那兒了。他們都猜到了蔣介石分子想在隔離大副之後，把船長也隔離起來，好使全體船員失去領導。因此不約而同地都走到艦橋上來，筑成一堵人牆，把船長圍在中央。這兒有二副高洛培茨，水手巴賓柯，鏟工蘇列廷斯基，舵手巴甫連科，象是挑選出來似的，一個個都是身強力壯的彪形大漢。

但反抗是不可能的，已達絕望的程度了。從匪三級炮艦上又來了一隊匪陸戰隊，發出了一聲斷斷續續的口令，駝背軍官跑到一邊，四十個武裝匪徒就向一群蘇聯海員沖過來。彼得·巴賓柯好象把他們一兩個人的顴骨打壞了；高洛培茨被打下艦橋，骨碌碌地沿着船梯滾了下去。依凡·巴甫連科帶着一種憂郁疑懼的神氣一聲不響地望着自己手上的手鐐。庫茲涅佐夫被後面幾個蔣介石分子抓住了。還有一個匪徒在他的面前擺弄着連發手槍。但是船長已被拖進了，不，幾乎是被扛進了領航室。門砰地一聲關上了。其餘的人都被趕到船尾去。

政治協理員系着那條無人注意的失去作用的圍裙，用他平常的堅定的步伐在甲板上來回走着，他的心裡很痛苦。他望望四周，認為不管怎麼樣，全船還在反抗。

由於船長拒絕駕駛“圖阿普斯”號油船，蔣介石匪徒就想把油船拖走。但這時發現海員中早有人把絞盤——拖船用的絞車式機械——弄壞了。這一手干得很妙，弄得國民黨匪徒怎么也修不好。上百個匪兵扛着拖索，勉強用手把它栓上，可是軍艦剛想拖着油船掉頭，拖索就發出驚人的一聲斷了。

庫茲涅佐夫從彼得·巴賓柯的眼神里領會到他在微笑。

蔣介石匪徒第二次失敗以後，就決定自己開動機器。三十個匪兵沖進了機器房。但是在那裡，在下面，在船的心臟

部分，他們又遭到了反抗，虽然这些人还没有鬧清楚甲板上发生了什么事。二管輪符拉基米尔·耶盖列夫停了机器。匪徒拿着手枪向他扑过去。

“开船！”

“不开！”

“給你一分鐘的考虑，不开船就枪毙！”

“不开！”

他們开始毆打耶盖列夫。在这同时司机巴坎內契夫和加尔包夫熄掉了一只鍋爐的火室，把鍋爐里的蒸气放了。海盜們气瘋了。他們把机器房里所有的值班人員都打得头破血流，但还是沒法迫使他們工作。他們只好把那些司爐、管輪、司机一个个拖到甲板上来。

反抗还没有停止。

紅旗还在被侵占的油船的甲板上空招展……

这些蔣介石匪徒恣意搶劫，毆打手無寸鉄的人，忙着修絞盘，結拖索，在机器房里搞得天翻地复，但却沒有一個人想到这面旗子。

直到驅逐艦上对这件事下了严厉譴責的命令以后，海盜才发现了自己的疏忽。匪徒立刻朝桅杆奔过来。可是船員却比他們搶先了一步。凡是留在甲板上的，凡是还能迈步的人，都一齐起来保护苏維埃国家的驕傲的旗帜。少数遍体鳞伤，血跡斑斑的人的这一陣迸发的热情充滿了真誠的尊严，使匪徒感到气馁，他們在桅杆周圍臥倒，用自动步枪瞄着海員。

“枪毙好了，兔崽子！”海員叫喊着。“旗决不給你們！”